

台灣應如何發展太平洋研究：地域研究的傳統與太平洋的地理想象<sup>1</sup>

楊聰榮

<東台灣研究> 第五期 2000年十二月

很感謝東台灣研究會的邀請，讓我來談談對太平洋研究的看法。高興知道台灣學術界有人對太平洋研究感興趣，特別值得高興的地方是，這個興趣是由東台灣研究會的成員提出來，其中有些想法正好和本人過去的思考方向不謀而合，這其中有兩重意義，第一，我是由台灣史的經驗出發而去思考往太平洋史發展，東台灣研究會提出對太平洋研究的興趣似乎也在同一方向。第二，我認為地域研究的基礎學科是人類學和歷史學，正好東台灣研究會許多成員是出身人類學和歷史學。我將討論的主題訂在台灣應如何來發展太平洋研究，在這個主題下與各位互相交流各種資訊及想法，其中有些是屬於基本的資訊，主要是希望給有興趣但未有機會接觸相關研究的學者參考。

今天的討論分為幾個部分，首先會簡要說明我個人和太平洋研究的接觸經驗，這個經驗也許對後面的討論有幫助，其次介紹太平洋研究的學術社群與生態環境，以對整個研究領域有個全盤的認識，然後對太平洋史重要課題做概述性的分析，希望能提供對一個學門的概要式的理解。之後討論台灣發展太平洋研究的可能性，這部分先簡述對幾個地域研究傳統的心得，在這個基礎上討論台灣對太平洋研究的地理想像空間與連帶關係，做為台灣發展太平洋研究的認知旨趣的基礎。

### 因緣際會太平洋研究

首先先從我個人的體驗談起，一想到太平洋研究，腦中立刻浮現一片豐富繽紛色彩的南島天堂景像，陽光、藍天、棕櫚樹、白沙灘，人們穿著五顏六色的花襯衫，周遭是飽滿多彩的鮮花水果，還有輕鬆妙曼的夏威夷音樂在一旁伴奏，然後有人為你獻上五彩花圈。太平洋給我的印象是就是富於色彩的，colorful 的。然而回到台灣，色調卻是和這個景像大異其趣，灰濛濛的一片，從桃園國際機場由高速公路到台北，一路上的景色也是灰濛濛。從五彩繽紛到灰濛濛一片，這種強烈的對比令人想到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像台灣這樣一個太平洋島嶼會缺乏太平洋色彩

<sup>1</sup> 本文係由一篇講稿修改而成，原講稿為作者於 2000 年 2 月 14 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由「東台灣研究會」主辦之公開演講發表，演講題目為「太平洋研究作為地域研究的範圍：從臺灣的視角談起」，講稿後來以原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之〈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十期(二〇〇〇年四月)，然為求配合該刊主旨，內容略加調整，並節刪屬於講稿性質的段落。現應原主辦單位「東台灣研究會」要求刊載講稿，經〈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主編及主管機構同意，將文章以恢復原講稿形式內容刊登，為求區別起見，將標題略事修改，內容並依原講稿主題略事修改並增添最新資料。

呢？爲什麼像台灣這樣一個太平洋島嶼會缺乏太平洋研究的興趣呢？爲什麼像台灣這樣一個太平洋島嶼會缺乏太平洋認同呢？我認爲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

這種色彩對比的感覺是個比喻的說法，太平洋島是天堂樂園的說法也祇是個刻板印象，而臺灣也決非全無太平洋色彩，相較起十年前，臺灣在這方面進步許多。例如：原住民文化園區等團體和太平洋各國有許多實質的文化交流活動，去年在台東舉辦過南島文化節，而且在太平洋研究相關方面也有相當多新的發展，這些年有提出臺灣島史的研究取向，臺灣的語言學界與人類學界做了很多臺灣南島民族的研究，也有遠赴巴淡島、索羅門群島、或是大溪地，而歷史學界則做了許多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如果能將這些既有的成果加以整編，臺灣就有發展太平洋研究的本錢。這裡的前提是，過去臺灣並沒有系統化的將既有資源和國際太平洋研究脈絡相互搭配，把臺灣相關的研究放到太平洋研究的範圍，將眼光放到整個太平洋地域，進而形成一個研究領域的方向，現在已經有人開始積極思考這個問題。在此前提下，這裡提出幾個基本的想法以拋磚引玉。

在臺灣其實有很多機會接觸太平洋研究，尤其是人類學。許多在人類學課堂上研讀的相關名著，其實都是太平洋研究，如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對西太平洋貿易圈的研究，<sup>2</sup>以及瑪格利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的早年的成名作品對薩摩亞的研究，<sup>3</sup>都是太平洋島的著名研究。如果接受筆者隨後的建議，將澳洲及印尼群島都放在環太平洋島嶼研究的範圍，那麼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對於澳洲原住民的圖騰研究而成爲其後來的經典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核心部分，<sup>4</sup>以及Clifford Geertz對峇厘島與爪哇島的研究，也可以算是太平洋研究的重要成果。<sup>5</sup>近來歷史人類學風行一時，如馬謝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歷史人類學名著*The Island of History*，是夏威夷島歷史的研究，<sup>6</sup>台灣的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對這些名著應該不陌生，除了人類學的課堂外，這些名著經常被台灣的學者引用、推介及翻譯，因此可以說在臺灣有很多接觸許多太平洋研究重要著作的機會。

<sup>2</sup> Bronislaw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53).

<sup>3</sup>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Study Of Adolescence And Sex In Primitive Societie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43).

<sup>4</sup>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by Joseph Ward Swai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6).

<sup>5</sup> Clifford Geertz 對峇厘島的研究，例如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對爪哇島的研究，例如Clifford Geertz, *The Religion of Jav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vement: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Clifford Geertz,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vanese Economy: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6).

<sup>6</sup>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我對太平洋研究的興趣和基本的學習都是在台灣的時候開始的，就讀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時，在人類學課堂上唸到的許多太平洋研究。後來我選擇歷史人類學為專業科目，當時我會有個野心，即以 Marshall Sahlins 的夏威夷史研究手法來處理台灣史，以台灣島民的眼光來看歷史變遷。實際上如果要考慮這種取向，工程浩大，非短時間可能成就，後來並未實現，但是對相關研究的興趣已經開了頭。即使是如此，我和台灣多數的學者一樣，缺少對太平洋島有感性的理解，知識主要是從書本來的。後來因緣際會開始了我的太平洋之旅，有機會去夏威夷的東西文化中心(East West Center)，是真正的轉捩點。

我在東西文化中心除了參與人類學的研究計劃以外，也特別花了工夫探索夏威夷社會，接觸了夏威夷的多元族群社會，這個經驗分別引發了我對亞洲與太平洋的探索的興趣，認識了許多太平洋島民，於是在太平洋研究有知性的探索之外，也因和不同背景的太平洋島民交往而有感性的體驗，後來在當地加入太平洋島民所組成的同學會，每當有人問我是從那個島嶼來的，我就表示我是從 Formosa Island 來的，我發現 Formosa Island 被接受為太平洋島是很容易的，原因是 Formosa Islands 這個名字在英語世界普遍使用直到戰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特別是在港口的人們，來自 Formosa 的船舶和水手是具體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由於這樣的經驗，自然而然地有了太平洋島民認同，每遇到太平洋島民或是太平洋研究學者，便倍感親切。本人主要經歷的學術研究機構，如夏威夷的東西文化中心，紐西蘭及澳洲等地的大學，都是太平洋島知識分子以及從事太平洋島研究的學者的集散地區，都有特別與之交往的機會，這些交往經驗成為學習生活的一部分，也因此特別注意太平洋研究的整體發展。這種經驗也促使我思考前述的台灣之太平洋性等問題，同時也開始反省過去的訓練和這種感性經驗對一個特定的文化群體的認識的差距。

由於當時唸了一些太平洋島有關的人類學研究，和太平洋島民與太平洋研究學者交往時很自然就談到這些研究，我發覺單有書本上的知識對太平洋島的基本瞭解仍然十分有限，而太平洋島民在彼此交往時，則通常對其他的太平洋島的情況有所理解。太平洋島的知識分子經常會到太平洋臨近地區停留一段時間，對彼此的情況有瞭解，而太平洋島的報刊也通常會報導地域內各地的消息，太平洋島民的聚集地如夏威夷、加州、奧克蘭、雪梨等地，太平洋島民(Islanders)是被放在同一社會範疇，許多時候也聚集在一起，可以說是的確是有明顯的泛太平洋認同存在。同樣地在各地的生活經驗中，也發現有泛亞洲認同存在，後來走向亞洲史與太平洋史的研究，這些感性的經驗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源頭。

當時我考慮可以用太平洋島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所發展出來的史觀史學或研究主題來發展台灣史，隨後回到台灣將我在清華社人所的碩士論文完成，論文主題是有關戰後台灣史的后殖民文化、認同問題與文化建構，其實這些主題都是太平洋

研究中的重要研究主題，可以說我的學術生涯一開始就是以太平洋研究的眼光來看台灣史的。台灣與太平洋的關係，自然成爲思考上的重點問題。

我出國留學的地點，也環繞著太平洋島民的世界觀的核心，和多數赴美國大陸的同學不同，一直在夏威夷、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打轉，而這三個地方一方面是太平洋島民遷移的重點，一方面是太平洋研究的三個大本營，雖然我的另一個發展方向是亞洲研究，尤其是以東南亞研究爲核心的亞洲研究，然而由於留學生涯一開始就體認到太平洋區域的世界觀的核心，自然環繞在這個範圍周邊發展，最後來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做歷史學博士，我的論文題目的主要焦點是在印度尼西亞，也包括星馬菲等地，從亞洲研究的角度來說是不折不扣的亞洲，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海洋東南亞的範圍，也可以放在太平洋研究的範圍來關照。就今天的題目來說，印度尼西亞是特別有趣的地方，是橫跨亞洲研究和太平洋研究的重要焦點。關於太平洋研究和亞洲研究的分界與重疊，我們會在後面討論。

我在澳洲國立大學進了亞洲太平洋歷史學部(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這個歷史學部是合併了過去三個獨立的歷史學系，分別是遠東歷史系、東南亞歷史系及太平洋歷史系，這個學部十分符合前述的發展方向，這是世界上少有的以亞太歷史爲專長的學部。因於這樣的因緣際會，來到世界上最主要培養太平洋歷史研究人才的學術機構。後來因緣際會知道東台灣研究會的學者已經從台灣自身的研究出發，開始思考台灣研究與太平洋研究的聯繫關係，雖然思考的出發點不同，現在看起來殊途同歸。我的經歷與思考比較是由外而內，而東台灣研究會的學者則是比較從台灣研究的經驗出發，可以說是由內而外，可說是不約而同地思考同類的問題。我個人是相當贊同從東台灣的地緣關係來思考如何發展太平洋研究的方向，東台灣是台灣直接與太平洋相接壤的區域，發展太平洋的地理想像應該是有充足的理由與良好的條件。

## 太平洋研究概況

這裡先介紹有關太平洋研究的概況，限於今天的主題，祇能做粗淺的介紹，談談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太平洋研究應該包括什麼範圍。這個問題得從 Pacific 這個字談起，指涉的最主要範圍當然是指這一大片海洋，如果將太平洋視爲人類活動的範圍，則這個字眼有很曖昧模糊的地方，範圍最小可以是指在太平洋中心的島群，即一般所稱的太平洋島，範圍大則可包括環太平洋地區，甚至廣義的亞太地區。太平洋這一名詞即是歐洲早期的航海家，將這一大片海洋和大西洋相比，認爲沒有太多風暴，是風平浪靜的太平洋。而來自歐洲的航海家，雖然在十六世紀就穿越太平洋，但是卻沒有發現海洋中包含的許多陸地，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要到十八世紀末才發現。

另一個類似而經常相提並論的地理名詞是大洋洲(Oceania)，通常是包括澳洲大陸在內以及太平洋上的眾多小島，在用法上和太平洋一樣模糊，有時專指太平洋島，有時則特指澳洲。從牛津字典上查 Oceania 這個字的歷史形成，是極淺短的，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為歐洲人所用，有學者指 Oceania 包括三大部分，即 Malaysia, Australasia, 與 Polynesia，表示 Oceania 不但包含澳洲大陸，也包括印尼群島（或馬來群島）等地，然而同時大洋洲人(Oceanian)卻也有專指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的說法，廣義到狹義之間差別很大。

然而就地域研究的範圍來考查，任何地域研究由於各國自身地理想像空間的不同，因而有不同的重點範圍，似乎是極為平常的現象，太平洋研究與亞洲研究都有這種情況，然太平洋研究無疑地有其共同的核心地帶，然後再以核心地帶將太平洋研究延伸到鄰近的廣義範圍。就當前幾個太平洋研究中心而言，基本上都是以太平洋島(Pacific Islands)為核心範圍，然後延伸到各自偏重的其他地區。而說到太平洋島，多數是指太平洋中心地區的眾多群島，即傳統上的三大分類地區，波里尼西亞(Polynesia)、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與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確立太平洋研究以這些小島為主要研究對象是重要的，前述所謂的太平洋色彩，不論是否虛幻，都是以這些傳統定義的太平洋小島為核心。我在這裡也以同樣的做法，暫時以這個最狹義的太平洋研究的範圍為討論焦點，即太平洋島為重點，隨後再將討論延伸到廣義的範圍。

其次，有哪些地方做太平洋研究，哪裡是太平洋研究的重鎮。國際上一般認定，有六個國家在二十世紀初即在太平洋地域扮演重要角色，分別是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太平洋研究也集中在這六個國家，各有成群的太平洋研究專家與專門的太平洋研究機構。（國際關係學者經常提到自七十年代以來台灣在太平洋地域也開始扮演的重要角色，卻沒有在學術研究上有同樣的興趣。台灣實在應該參考各國情況，急起直追）。要談到最重要的研究機構，太平洋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資訊的取得也是要透過這些地方。這裡所認定的太平洋研究主要機構，雖然有個人經驗上的偏見存在，但是我曾經諮詢不少專家，大致可以認可這些機構的重要性。在夏威夷，主要是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與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是主要機構，另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也是重要據點，當然頗富盛名的比夏普博物館(Bernice Pauahi Bishop Museum)在太平洋研究上的努力歷史悠久，對太平洋研究的發展有無可比擬的重要貢獻；在紐西蘭，主要是奧克蘭大學(Auckland University)與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另外奧克蘭博物館(Auckland Institute and Museum)也是歷史悠久的太平洋研究重鎮，其歷史地位不亞於夏威夷的比夏普博物館；在澳大利亞，主要是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有最完整的研究陣容，另外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與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也是重要據點，素來有太平洋研究的傳統。此外其他紐澳各地的大學也不乏太平洋研究的專家，

如雪梨大學及新南威爾斯大學等，但專家集中的程度無法和上述機構相提並論，而美國和英國的大學也是類似的情況，都有各別學者從事相關研究。至於太平洋島上的重要研究據點，首推位於斐濟首都蘇瓦(Suva)的南太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然因其資源不足，國際聯繫不夠，還是得要靠上述的重要機構協助聯繫。

日本方面主要是鹿兒島大學，其他研究人才散在不同機構。鹿兒島大學基於自己是日本本土最南端的大學(不算 Okinawa 或琉球)，因此有清楚的目標與使命感來發展太平洋研究，這一點倒和東台灣研究會提出太平洋研究的興趣，以及印尼在蘇拉威西(Sulawesi)的大學(Universitas Hasanuddin)因地處印尼群島東端而發展為太平洋研究的主要據點有異曲同共之妙，都是因為地理上的親近性而有發展太平洋研究的視野。日本除鹿兒島大學以外，有至少幾個研究學會是把焦點放在這方面，分別日本太平洋學會，日本大洋洲研究會(日本オセアニア学会)與日本島嶼學會。此外，法國也是太平洋的一方之霸，現在仍然掌控西南太平洋的島嶼，主要是大溪地所在的法屬玻里尼西亞(Polynesie Francaise)，以及新卡里多尼亞(Nouvelle Calédonie)，這些地方受到法國文化的影響很深，當地關於本地的出版也很成就，就學術研究的機構來說，以在巴黎的人類博物館(Musee de l'Homme)為大本營，而大溪地和新卡里多尼亞各有一所大學，即法屬太平洋大學(Universite Francaise du Pacifique)的兩個分校，成立時間晚，雖然有做些研究，但以教學為主。這種情況在太平洋島的大學都是類似，主要是以滿足本地學生的大學教育為目標，計有斐濟斐濟的南太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關島的關島大學(University of Guam)、東加的東加國立大學(University of Nations Tonga)、以及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pua New Guniea)。

其中由於地緣和歷史因素，夏威夷和紐西蘭以研究波里尼西亞為主，而澳大利亞以研究美拉尼西亞為主，其次才是密克羅尼西亞。研究機構以外，主要的學術研究期刊也有特定重點，最主要三份期刊是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太平洋歷史學部出版的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太平洋史期刊)，以及夏威夷大學太平洋研究所出版的The Contemporary Pacific(當代太平洋)以及菲濟的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 USP所出版的The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太平洋研究期刊)<sup>7</sup>。至於語言學及考古學，都有專攻太平洋或大洋洲的專門學術期刊，在此不一一列舉。

要得到太平洋研究的相關資訊是相當容易，因為太平洋研究集中在特定學術機構，從上述學術期刊以及研究學會的通訊即可掌握最新動態，這裡提供幾個例子，分別是日本太平洋學會之學會誌，Pacific History Association以及Association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in Oceania的研究通訊。另外太平洋研究的書目也很容易

<sup>7</sup> Donald Deno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

取得，最出名的是夏威夷大學出版的Pacific Collection Acquisitions List。相關的出版社也有太平洋出版書目，例如專賣太平洋出版品的Books Pasifika 以及Pan Pacifica等等。而澳洲還有專門提供太平洋島研究書目的書局，分別是Serendipity Books以及Bibliophile兩家書局，這是國際性的書局，但是澳洲分店有特別發行太平洋島研究書目。而一般的有關太平洋各地消息，則有夏威夷出版的Pacific Islands Report(太平洋島嶼報導)，以及坎培拉出版的Pacific Report(太平洋報導)。任何人要掌握國際學術動態，有那些重要研究計劃及出版品，透過這些資訊即以很快掌握住。

再其次，太平洋研究有那些研究是重要學科走向呢？從學科的角度，第一個層次是區分自然學科與人文社會學科，我們可以發現這三個太平洋研究中心都有很強的自然學科互相配合，這方面以日本的地域研究傳統在這方面的色彩最強，自然學科方面不論是物種的調查，地質的探勘，氣候洋流等各方面都有，以地域為範圍的整編情況也最清楚。夏威夷的太平洋研究也是以海洋研究為核心，澳紐則以歷來對於環境的重視，雖然未必有清楚地整編，但是自然科學對太平洋的研究卻是重點。現在不在此處著墨太多，不過，套用Epeli Hau'ofa在太平洋史學上的重要論文“*Our Sea of Islands*”中所表明的，太平洋研究如果祇考慮陸地，是細小的島嶼（tiny islands），如果考慮海洋，則是世界最大的海洋。<sup>8</sup>而台灣有很好的海洋研究的自然學科的基礎，台灣有三艘海洋研究船，國科會一年有三億元的預算，上百個學術研究人才，比起任何太平洋鄰近國家來說並不遑讓，沒有理由不能重新整編，加強太平洋的研究。

至於人文社會學科，一般而言是以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與考古學為最大宗，由於這五門學科都會強調「在地性」(locality)，我們可以將這五門學科視為太平洋研究的基礎科目，除此以外，也有其他不同的社會學科有學者專攻太平洋研究，以 ANU 為例，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與考古學在太平洋研究方面都有特別的團隊，社會學科方面則在政治與社會變遷學系、國際關係系、環境科學系、以及發展研究中心都有專家專攻太平洋研究，全部太平洋研究人員大約在一百一十人左右。這些不同的學科都累積許多不同的成就，每一個學科都值得另外做專門的回顧與討論，在這裡祇針對歷史學的太平洋研究來做回顧，以下以「太平洋史」稱之，也就是一般所說的 *Pacific Islands History*，在這裡是以狹義的太平洋史為討論範圍，本文稍後才會討論比較廣義的太平洋史。

## 太平洋史概況

根據Professor Donald Denoon的回顧文章，要對太平洋史有全盤的理解，則不得

<sup>8</sup> Epeli Hau'ofa, "Our Sea of Islands", in Eric Waddell, Vijay Naidu and Epeli Hau'ofa eds. *A New Oceania: Rediscovering Our Sea of Islands* (Suva, 1993).

不提到澳洲國立大學(ANU)的亞洲太平洋歷史學部，因為這是長期以來唯一的以太平洋史為焦點的學部，<sup>9</sup>這個學部的太平洋史部分是在ANU戰後一設校開始即成立，1949年任命Professor James Davidson (1915-1973)為Pacific History的professor為開端，<sup>10</sup>一般就把這一年當成是太平洋史開端的一年，<sup>11</sup>在此之前，人們談到Pacific History會想到史前史(prehistory)，因為當時的研究主要是由考古學與語言學家為主來進行的。太平洋歷史學系成立以來，一直是國際學術界中培養太平洋史人才的最重要的大本營，所以區域內學者多半會選來澳洲國立大學來攻讀學位。太平洋研究的學者其實是經常在這幾個研究中心來來去去，舉例而言，專長海事史(maritime history)的Paul D'arcy，出身紐西蘭，就讀大學時是在位於紐西蘭南島的歐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到了碩士階段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博士則在澳洲國立大學(ANU)。另一個例子是現在澳洲國立大學的太平洋當代研究中心(Centre of Contemporary Pacific)的主任Dr. Brij Lal，出身斐濟，澳洲國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以後，前後分別在斐濟的南太平洋大學，夏威夷大學，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學任教，現在又被聘請回澳洲國立大學。因此澳洲國立大學的亞太歷史學部的走向，某種程度反應了太平洋史發展的主要趨勢。

如果以澳洲國立大學的亞太歷史學部為核心，大致可以觀察出太平洋史的幾個性格，簡單歸納如下：第一，戰後才開始發展，其發展歷史較其他地域歷史短，也因此歷史的包袱比較少。第二，由於是在世界進入反殖民主義風潮後才開始發展，發展得比較晚，因此對殖民主義、去殖民過程以及自主、自治與獨立等議題特別關注。第三，現代史研究為主，且是以島嶼為中心的歷史(islands-centred history)，這是對比於過去境外殖民地宗主國以殖民地管制研究為主的殖民地研究(colonial history)而言。<sup>12</sup>第四，研究單元即富彈性，對殖民關係的研究，常以太平洋島國為範圍，以議題為中心的歷史，如反核運動史或是太平洋國際關係史，則以整個太平洋區域為範圍。第五，是學科的界限模糊，經常跨越學科界限，最明顯的是和人類學結合，其他如政治學與社會學等課題都是太平洋史的重要課題，科際整合的趨向是很明顯。第六，田野研究成為太平洋史的重要方法，許多研究者都長時期地投入田野研究，或者乾脆到當地工作一段時間，得到許多一手資料。由於如此，對於研究資料來源有更開放的態度，如視聽資料也是重要的研究資料來源。第七，某些研究者對於太平洋事務的參與很深，對於太平洋現代史的人事與具體的情況相當熟悉，而有參與者歷史(participant history)的出現。

參與者歷史的傳統值得重視，以ANU太平洋史的創始人Professor James Davidson

<sup>9</sup> Donald Denoon, "Pacific Island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31(2), 1996.

<sup>10</sup>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nnual Report, 1950.*

<sup>11</sup> Niel Gunson, "An Introduction to Pacific History" in Brij V. Lal ed. *Pacific Islands History: Journeys and Transformation*. (Canberra: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992) pp. 1-13.

<sup>12</sup> Kerry Howe, "The Fate of the 'Savage' in Pacific Historiography",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11: 137-154, 1977.



而言，他曾經分別擔任西薩摩亞West Samoa(1959)，庫克群島Cook Islands(1963)，諾魯Nauru(1967)，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1969)，巴布亞新幾內亞PNG(1973)的顧問，也對於參與不同太平洋本地事務的同事多加鼓勵，甚至在收研究生時，經常會考慮是否曾在太平洋島住過相當的時間，以及是否參與過太平洋本地事務，並且經常招收原來不是歷史學本科而太平洋事務經驗豐富的人，也有許多是出身太平洋島的本地精英。澳洲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也顯示，對太平洋事務經驗豐富的人對太平洋史的研究有很深的許諾(Commitment)，絕大多數是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sup>13</sup>

值得一提的是田野研究在太平洋史研究的重要性，雖然是歷史學研究，但是澳洲國立大學的亞太歷史學部向來強調從事田野研究，每個博士班研究生都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從事田野研究，多數是一年時間，也有做兩年田野研究的例子，或是對同一地點進行多次田野研究。其實這是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院(Research School)的重要研究特色，即使是社會科學的各個學門如政治學、社會學及經濟學等的研究都從事長時期的田野研究工作，更不用提到歷史學、人類學及地理學等。<sup>14</sup>重視田野研究的傳統正好配合太平洋島研究的特質，太平洋島並沒有很長的書寫歷史，書寫文化也不發達，在檔案方面，過去的航海家記錄、傳教士檔案以及殖民官員檔案固然重要，但是顯然的光靠檔案資料的研究可能有問題，特別是這些檔案資料都是外人所寫為多。<sup>15</sup>特別是現在太平洋研究強調以太平洋的眼光來看太平洋史，口傳歷史(oral history)顯得特別重要，<sup>16</sup>若沒有相當的田野工作是無法突破資料本身的侷限性。田野工作的重要性也表現在民族誌史(Ethnohistory)的研究方式，民族誌史(Ethnohistory)是「民族誌式的歷史」(Ethnographic History)的簡稱，是典型的人類學和歷史學的合作結晶。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最重要且最受重視的，<sup>17</sup>由於太平洋島多而分散，能夠提供當地一手資料的研究仍是最受肯定的。<sup>18</sup>

太平洋研究強調以太平洋的眼光來看太平洋史，已經有很多討論，現在被稱之為

<sup>13</sup> Donald Denoon, "Pacific Island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31(2), 1996, pp. 213-214.

<sup>14</sup> Raymond Firth, "The Founding of th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31: 3-7, 1996.

<sup>15</sup> 關於這方面的反省討論參考Nicholas Thomas, "Partial Texts: Representation, Colonialism and Agency in Pacific History",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25: 139-158, 1990.

<sup>16</sup> 關於在太平洋史研究中口傳歷史研究方法，參考Sione Latukefu, "Oral Traditions An Appraisal of their value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onga"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968: 3.

<sup>17</sup> 這一類的作品例如Edvard Hviding, *Guardians of Marovo Lagoon: Practice, Place, and Politics in Maritime Mela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sup>18</sup> 關於ethnohistory在太平洋史研究的重要性，參考Greg Denning, "Ethnohistory in Polynesia: 關於The Value of Ethnohisto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966. 關於 ethnohistory的研究方法的討論與反省，參考Bronwen Douglas, "Doing Ethnographic History: Reflections on Practices and Practising" Brij V. Lal ed. *Pacific Islands History: Journeys and Transformations*. (Canberra: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992) pp. 92-106.



Fa'a Pacifica，即太平洋式或太平洋性，Pacific Way，這是從薩摩亞語的Fa'a Samoa來的。早期的發展是和學系創始人James Davidson的信念有關，他鼓勵來出身太平洋島的研究生發展本土的觀念，用自身的觀念來發展太平洋史，<sup>19</sup>後來隨著太平洋諸島國的獨立、自治與去殖民過程，使得強調有太平洋主體性的太平洋研究一直是追求的目標。<sup>20</sup>

ANU的太平洋史因為是強調現代史，又受到社會學科的影響，有許多題目是和社會學與政治學直接相關，以下將主要的研究主題分為政治與社會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可以說殖民關係研究和政治變遷史一直是並行的兩大主軸，殖民關係史受到後殖民主義及歷史人類的影響很深，<sup>21</sup>其中有直接討論殖民關係的研究，<sup>22</sup>也有些研究，表面上祇是討論特定主題，實則受到這種對殖民關係反省的影響。<sup>23</sup>而政治變遷史則是由於早期Professor James Davidson對各國的獨立運動與政治變遷的興趣，隨著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太平洋島國政治變遷頻繁，探討政治變遷的歷史形成成為最大宗。<sup>24</sup>政治變遷史的研究到了九十年代有新的轉折，即政府管制(Governance)研究成為新的趨勢，貪污醜聞事件、政治改革以及族群政治都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sup>25</sup>另外重要的主題是戰爭史，無疑的對許多島民社會而言，印象最深刻而衝擊最大的歷史事件是太平洋戰爭，除了戰爭史在各島國的歷史以外，對戰爭的記憶、戰爭的衝擊等，也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題。<sup>26</sup>另外，國際關係史的研究也一直保持一定的分量，是以整個區域為範圍來論述國際關係的問題。<sup>27</sup>

---

<sup>19</sup> 參考Sione Latukefu,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Tongan-born Professional Historian" Brij V. Lal ed. *Pacific Islands History: Journeys and Transformations*. (Canberra: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992) pp. 14-31.

<sup>20</sup> David Routledge, "Pacific History as Seen from the Pacific Islands" *Pacific Studies*, 8(2), 1985.

<sup>21</sup> Bronwen Douglas,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Journey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 1998).

<sup>22</sup> 例如，David Hanlon, *Remaking Micronesia: Discourses over Development in a Pacific Territory, 1944-198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sup>23</sup> 例如August Ibrum Kituai, *My Gun, My Brother: The World of the Papua New Guinea Colonial Police, 1920-196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sup>24</sup> 例如Brij V Lal, *A Vision for Change: A. D. Patel and the Politics of Fiji*. (Canberra: National Centre for Development, 1997) Arlene Griffen, *With Heart and Nerve and Sinew: Post-Coup Writing from Fiji*. (Suva: Christmas Club, 1997). Jahn Sharpham, *Rabuka of Fiji*. (Queensland: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25</sup> 這方面代表的著作有Sinclair Dinnen, Ron May and Anthony Regan eds. *Challenging the State: the Sandline Affair in Papua New Guinea*. (Canberra: ANU, 1997). Ron May and Anthony Regan eds.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in a New State: the experience of Papua New Guinea*. (Bathurst: Crawford House Press, 1997).

<sup>26</sup> Geoffrey White and Lamont Lindstrom eds. *The Pacific Theater: Island Representations of World War 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Hank Nelson, *Taim Bilong Masta: The Australian Involvement with Papua New Guinea*. (Sydney, 1982).

<sup>27</sup> 例如Sandra Tarte, *Japan's Aid Diplomacy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Canberra: National 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Nic Maclellan and Jean Chesneaux, *After Moruroa: France in the South Pacific*. (Melbourne: Ocean Press, 1998) Ian Cowman, *Dominion or Decline: Anglo-American Naval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1937-1941*. (Oxford: Berg, 1998).





在社會方面的研究主題，社會運動如反核運動無疑是太平洋地域中最重要課題，由於美國、英國及法國這三個核子俱樂部的資深會員一向利用太平洋島來從事核子試爆，後來反核運動乃至於環保運動，也是來自本地域的反應最為強烈，在社會面與政治面都有很大的衝擊，因此相關的研究很多。<sup>28</sup>另土地問題也是重要的課題，特別是在毛利研究方面，由於紐西蘭殖民政府和毛利酋長訂定條約(Treaty of Waitangi)，而引發了土地乃至於統治權的問題，其實土地問題可以說是促成紐西蘭很早開始進行太平洋史研究的原因，爲了瞭解毛利人對土地的概念，紐西蘭很早就開始研究玻里尼西亞人的土地觀，因此有關土地問題的研究也很多。<sup>29</sup>此外，宗教歷來都是研究的重點課題，<sup>30</sup>至於Gender Studies(兩性研究)是太平洋史近年來的熱門課題，其中有關於女性精英的傳記，<sup>31</sup>也有對一般性別角色的討論，較著名的研究論文集有Margaret Jolly及Martha Macintyre合編的Family and Gender in the Pacific(太平洋的家庭與性別)，<sup>32</sup>以及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的Gender Studies專號。<sup>33</sup>文化變遷方面的主題也佔了重要的位置，太平洋島在文化方面在現代變遷相當大，也引起很大的關注。<sup>34</sup>另外，環境史是屬於新興領域，可是在比重增加的趨勢相當快，並且有新血輪抱持了高度的興趣投入。<sup>35</sup>而最近太平洋島各國暴力事件頻傳，相關的研究也相繼出現，<sup>36</sup>預定未來會有更多這方面的著作出現。

在太平洋史學方面，最重要的幾個主題是有關Kastom、Fa'a Pasifia以及Subaltern History等的主题，顯示太平洋史和世界各地域的歷史研究互動情況良好，絕非孤立發展，而以本地的詞語與表示方式來討論相同或類似的主题。Kastom的討論主要涉及傳統的創造，以及創造過程中的權力關係，在這個議題上，Roger Keesing

---

<sup>28</sup> 如Stewart Firth, *Nuclear Playground*. (Sydney, 1987). Jonathan Weisgall, *Operation Crossroads: The Atomic Tests at Bikini Atoll*. (Annapolis, 1994). Lorna Arnold,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British Atomic Weapon Trials in Australia*. (Canberra, 1987). Ben Finney, "French Polynesia: A Nuclear Dependency" in A. B. Robillard ed. *Social Chang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London, 1992).

<sup>29</sup> 如Gerard R. Ward, *Land Use and Population in Fiji: A Geographic Study*, 1965. I. H. Kawharu, *Waitangi: Maaori and Paakehaa Perspective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Auckland, 1989) Ward Gerard R. Ward and Elizabeth eds. *Land, Custom and Practice in the South Pacific*. (Cambridge, 1995).

<sup>30</sup> 如Mechele Stephen ed., *Sorcerer and Witch in Melanesia*.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31</sup> 例如Virginia Watson, *Anyan's Story: A New Guinea Woman in Two World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sup>32</sup> Margaret Jolly and Martha Macintyre eds. *Family and Gender in the Pacific: Domestic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lonial Impact*. (Cambridge: 1989).

<sup>33</sup> Caroline Ralston and Nicholas Thomas eds. Sanctity and Power: Gender in Polynesian History,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1987: 22.

<sup>34</sup> 例如，Polly Wiessner and Akii Tumu, *Historical Vines: Enga Networks of Exchange, Ritual and Warfare in Papua New Guinea*. (Bathurst: Crawford House, 1998). Ton Otto and Ad Borsboom, *Cultural Dynamics of Religious Change in Oceania*. (Leiden: KITLV Press, 1997).

<sup>35</sup> 例如Glenn Banks and Chris Ballard, *The Ok Tedi Settlement: Issues, Outcomes and Implications*. (Canberra: National 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1997).

<sup>36</sup> 如Sinclair Dinnen, Allison Ley eds.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in Melanesia*.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ss, 2000).





的討論很多，也涉及太平洋原住民社會內部的權力關係。<sup>37</sup>然而議題的設定也反映出，受到國際學術社群對特定議題流行的討論方式影響，因此受到本地知識份子的抨擊，<sup>38</sup>隨著太平洋各國自主意識的抬頭，本地原住民知識分子的興起以及國際經濟與國際學術資源的不平衡現象，這種論題應該會持續討論下去。

太平洋性(Fa'a Pasifia)的討論，如前所述，反映本地自主意識抬頭的情況，以及對傳統歷史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反省，因此是否能反映太平洋性的研究，成為研究出版的熱門課題，其中最明顯的發展是國家民族主義論述的興起。然而如Meleisea所反省的，單單提本地人觀點的歷史也有問題，所謂native point of view，有時反而會導致忽略基本的史實。<sup>39</sup>另外，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討論在太平洋史學中是最重要的論題，這是因為太平洋諸島都是殖民地，而不論是政治上或是經濟上、文化上，去殖民過程都極為緩慢。因此殖民主義或後殖民情境中的權力關係是研究的重點，而島國內部不同社會集團中的矛盾則是討論的重點。<sup>40</sup>以上是太平洋史的研究概況。

### 地域研究傳統

接下來討論「地域研究」的問題，主要思考如何從對地域研究的傳統的討論中得到對台灣發展太平洋研究有幫助的要點。我這裡刻意選擇了日本學界的習慣用語，而非國內過去常用的「區域研究」，區域研究總讓我們想到美國學界的Area Studies，而許多文章已經指出美國的Area Studies是和國際關係緊密相連，尤其是受到冷戰秩序的影響，因此以政治學研究，尤其是國際關係的研究為主導，而現在後冷戰時期，明顯地美國學界逐漸從東南亞研究和太平洋研究徹退，這是以實用主義為主要出發點的研究所造成的結果。另一個特色是，美國學界是以學系為中心的研究傳統，Area Studies是次要的，兼差性質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以學科理論發展為主流，學術的累積是以學科為中心而非以地域為中心，所幸美國學界兵多將廣，世界各主要的地域研究都有充沛的人員。台灣的學術傳統受美國學術傳統影響很深，也是學科為中心來累積成果，然而台灣的學術人口畢竟很小，在沒有特別的鼓勵下，將眼光看到地域研究方面的學者還是很有限。假定我的理解沒有太過離譜的話，可以說台灣學界是缺乏地域研究傳統，學術界不重視地域研究的情況是很明顯，而且學術界對此視之為當然，缺乏必要的投入與反

---

<sup>37</sup> Roger Keesing, "Creating the Past: Custom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1989: 1-2. Roger Keesing and Robert Tonkinson, eds. *Reinven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Kastom in Island Melanesia*, special issue 13 of *Mankind*, 1982.

<sup>38</sup> H. K. Trask, "Natives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Colonial Struggle"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1991: 3.

<sup>39</sup> Malama Meleisea, *Lagaga: A Short History of Western Somoa*. (Suva: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1987) Pp.7.

<sup>40</sup> Roger Keesing, "Colonial History as Contested Ground: The Bell Massacre in the Solomon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1990: 4.





省。<sup>41</sup>所幸有些發展顯示，臺灣學界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發展趨勢，如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曾舉辦區域研究研討會，現在也有東南亞研究計劃。廣義的說，東臺灣研究會也是以地域為核心的研究會，相信這些發展假以時日，會有一定的成就。

在此將針對地域研究作幾個不同角度的界定與解說，主要以澳洲學界和對日本學界為對象的個人觀察心得為出發點，一方面兩個地方都有很強的地域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兩個地方對亞洲研究和太平洋研究都有強烈的興趣，而且都是在戰後重新整編發展，在一段不算長的時間內獲得很大的成就，特別值得臺灣來參考。而這兩個地方的研究風格也頗具特色，也是值得參考的對象。

地域研究是什麼呢？筆者的第一個定義是，地域研究是一個地區對另一個特定地域範圍做持續性的綜合知識累積。這種知識累積的方法和以學門分科的知識累積方法有區別，是以被研究的對象為核心或是作為分類架構。以筆者個人在澳洲以及和日本學界的接觸，很清楚地感覺到當地學界有清楚的意識要累積對特定地域的知識。以澳洲國立大學為例，每年要舉辦以特定地域的研討會，印尼新局(Indonesia Update)、越南新局(Vietnam Update)、或是巴布亞新幾內亞新局(PNG Update)，集合各種學門中關注同一地區的學者共聚一堂，交換各種資訊。透過不同研究地域所組成的同好名單(mailing list)，同一個地域研究的成果很快地可以為其他人共享。

日本學界對累積特定地域知識的意識更強，從事同一地域的學者經常交流，有時要強過同一學門的關係，同時為了對特定地域有比較全面的理解，也經常翻譯各國重要的研究著作。同時日本學術研究的風格很重視累積性與傳承性，學術研究不斷地回溯前人的研究成果來開展新的研究，甚至可以持續地對同一鄉村地區做研究，累積數十年的調查，對於社會變遷的趨勢與變化就可以有仔細地掌握。日本學界的研究風格可以對特定地域做很仔細的研究調查，這是與其他地域研究的重視累積性與傳承性的傳統有關。而在組織上，日本學術圈各式各樣的研究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將共同研究興趣的學者集合在一起，許多學術的成就都是在研究會的機會發展出來。

從學術界集結的方式，我們可以給地域研究另一個定義，地域研究是一種學術界結集整編的方式，使得關心一地域部分地區的學者得以分享其他地區的研究成果。舉例而言，一個印度尼西亞專家也是東南亞研究社群的一員，得以分享同是東南亞地域內各種研究，一個研究斐濟的專家也是太平洋研究社群的一員，可分享太平洋地域的各種研究。這種集結整編的方式是來自實際的需要，主要是分工

---

<sup>41</sup> 這方面的討論，參考王國璋<<國內區域研究未能落實的癥結>>。中央日報，1995年11月14日。





上的需要，也是資源的集結以支持地域研究的持續性，即做研究以一部分地區為範圍，但是在教學和學術交流上則以全境為範圍的學術研究範圍。而地域研究的劃分範圍可以多元而有彈性，可以小到一個島嶼，或是大到整個地域範圍。以澳洲國立大學為例，在學術建置上也特別採取了錯綜複雜的交叉編制，以學科為核心與以地域為核心的編制並存，並且鼓勵研究人員同時參加不同的學術組合，使得不同背景的學者都經常有機會和領域相近的學者交流。

即使地域研究的整編是有實際需要的原因，並不代表沒有學術理論上意義，惟有特定地域的長期關注，才有可能提出對區域特性深入的看法，Benedict Anderson 最近在其出版的書中回顧東南亞研究的發展，表示他這一代東南亞研究學者一開始就是以區域為共同興趣的集結，共同組織討論會，所以東南亞學者都熟悉各國情況。<sup>42</sup>由於東南亞在民族主義發展的特質，因此印尼研究專家的Anderson得以擴充其知識到菲律賓、泰國、印支半島與緬甸，因而提出對民族主義深刻思考的學說，而寫成了膾炙人口的<<想像的共同体>>一書。<sup>43</sup>而以歷史人類學的著名學者Marshall Sahlins，其實對太平洋研究十分熟悉，他除了做夏威夷研究，也做了不少斐濟等其他太平洋島的研究，<sup>44</sup>因為對太平洋史的共同特質掌握很好，而其歷史人類學也因此成為太平洋地域研究的共同資產，成為太平洋研究對於殖民及後殖民主義的貢獻。地域研究絕不能被視為狹隘，或是被是資料的堆積，而是強而有力的知識集結方式，也會因為地域的特性提出對學術研究的不同貢獻，如拉美地域對依賴發展的反省、東歐地域對市民社會的討論都是很好的例子。

地域研究還有一個重點，即建立本地社會與地域研究的對象互相溝通瞭解的管道。既然知識是以地域為中心來累積，重點在於對特定地域的理解，學術界在學術研究之餘，也應該協助建立互相溝通瞭解的管道，協助社會以知識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從而和世界交往。在澳洲和日本，學者協助新聞界及出版界，深化對特定地域的理解，使得一般人也可以很容易取得地域的資訊，增加互相理解。幾十年發展下來，現在在日本和澳洲都有許多亞洲太平洋研究的專門圖書館、專門的出版社、專門的書店、在電視上每天可以看到亞洲各地主要地區的新聞、無數的新聞專題，各自在其市民社會中培養出對特定地域有興趣的人口。對於該國國民的國際視野的開拓與深化，很有幫助。這種貢獻對學術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沒有來自社會的興趣，不可能出現源源不絕的學生對地域有特定的興趣，持續性的研究團隊也很難維持。

---

<sup>42</sup>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1998. pp. 10.

<sup>43</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sup>44</sup> 例如Marshall David Sahlins, *Moala: Culture and Nature on a Fijian Isla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Marshall David Sahlin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lynesi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8).





因此這裡提出筆者對地域研究的看法，地域研究應該包含三個要素，具體的知識，學科觀點的取向及語言。由於地域研究是對特定地域的知識累積，研究者本身必須對地域本身的具體知識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然而本地知識汗牛充棟，我們不能祇是以事實(social facts)累積的方法來形成知識，而必須要將具體的知識在特定的學科觀點與理論的參照下來進行。所以地域研究中對具體知識的掌握和學科取向的思索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另外一個地域研究的要素是語言，要設法掌握地域研究所需的語言能力，至少要能閱讀地域研究的工作語言，然而語言是個困難的課題。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似乎是有利於發展太平洋地域的研究，太平洋研究的主要工作語言是英文，其他語言方面，法文是最重要的，但因集中特定地區，並非必要，但是在法語區卻無法以英語取代，至於德文、西班牙文、荷蘭文等，祇在特定地區對特定題目有幫助，一般來說，英文的取代性很高。總體而言，祇要掌握英文就足以進行太平洋研究，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要發展太平洋研究比起任何其他地域要容易很多。

#### 臺灣對太平洋地域的地理想像空間

談到臺灣的太平洋研究應該如何來發展，涉及層面很廣，這裡祇處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臺灣的太平洋研究應該有的重點範圍應該在那裡？換而言之，臺灣有什麼樣的太平洋思想來發展太平洋研究？或是臺灣對太平洋地域的地理想像如何建構？這應該是未來發展太平洋研究必須不斷思考的問題。

臺灣如果要發展太平洋研究，仍然應該以太平洋島的研究為核心，但是傳統定義的太平洋島的範圍究竟到什麼地方，則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首先，是紐西蘭是不是屬於太平洋島就成為問題，在紐西蘭和澳洲，都不把紐西蘭包括在太平洋島的範圍，紐西蘭研究向來是一個獨立的研究科目，在紐西蘭和澳洲，說到 **Islanders**，則指太平洋島民，不包括紐西蘭人。問題是紐西蘭的毛利人卻是不折不扣的玻里尼西亞人，毛利研究當然是太平洋島研究的重要一環，當初紐西蘭自十九世紀末率先投入太平洋研究，也是因為有毛利人之故。如果說紐西蘭的毛利研究是太平洋研究的一環，而紐西蘭的白人卻不屬於太平洋研究的範圍，道理上也說不通，何況現在紐西蘭在國家認同上已經接受了毛利文化的洗禮，紐西蘭已經正式接受毛利語的 **Aotearoa** 為其國名，加上紐西蘭多年來已成為各太平洋島民移居的大本營，再加上近年來大批從亞洲各國來的新移民，可以說其太平洋性與亞洲性都大幅增加，紐西蘭無疑是介於太平洋島和紐澳聯軍 (A N Z) 之間的地帶。

澳洲是否為太平洋島的範圍也值得一提，澳洲原住民在研究的分類上常常和太平洋島民分開對待，以其族群形成年代不同所致，因此問題的性質和紐西蘭不同。澳洲原住民在語言學上不算在 **Austronesian** 的語言家族中，然而部分澳洲原住民





仍屬 Austronesian 的一支，但用來指稱澳洲原住民的 Australian 則有時專指在澳洲大陸的土著原住民族，有時泛指 Australasia 一帶的土著原住民族，而 Australasia 是包含澳洲大陸，新幾內亞，紐西蘭到波里尼西亞，甚至包含到部分南美洲的土著原住民族，而有了 Australasian 的稱呼，把在澳洲大陸的原住民和太平洋各島上的原住民放在同一個範疇中。而到底 Australasian 的觀念是否含所有的太平洋島民，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解說，認為不包含在內者以 Australasian, Polynesian 分開來稱呼，認為包含在內者祇以 Australasian 來稱呼。Australian 早期的說法是包含 Polynesian，後來專指在澳洲大陸上的土著原住民族，等同於 Australioid 的說法。主要的問題是在傳統的太平洋島的分類是否符合地理、人種與語言上的區別。我們必須認知這些分類乃是反映早期歐洲學者的認知，是人為的劃分，其關係隨時代變遷與研究認知而不同。將太平洋島民和澳洲原住民分而治之也有困難，澳洲一向視住在澳洲大陸北岸的島民一樣，在澳洲原住民在澳洲國內享有原住民族的特權，因此正確的說法是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常常也都被簡稱為原住民而已，而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是介於澳洲大陸，新幾內亞和美拉尼西亞島嶼群之間，而和三地有密切關係的不同族群。目前在臺灣將 Austronesian 譯為南島語族，若用南島民族在一般字面意義的用法上將前述各族包含進來，其實是更合適的方式，不論是 Austronesian 或是 Australasian，通稱南島民族，反而有方便理解之處。在這種情況下，以廣義的太平洋研究將在這一地域都包含在內，應該是比較理想的做法。

人為的劃分還有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太平洋和亞洲的劃分。現代西方學者利用政治上的概念將這兩個地區一分為二，硬是把巴布亞島分成兩半，巴布亞新幾內亞向來是太平洋研究的範圍，而伊利安(Irian Jaya, 印尼當局已經同意改為 West Papua)則是印尼控制的地區，又成為亞洲的範圍。這樣的區分沒有太大的意義，很多研究者根本不理會這樣的區分，很多太平洋研究的刊物向來把伊利安包括在內，甚至經常包括馬鹿古群島、帝汶島及弗羅倫斯島等。從地圖上看，台灣、菲律賓、印尼到巴布亞島，而聯到各太平洋島，可說是聯成一氣，要一刀切割開來，切在什麼地方都有問題。至於著名的華萊士分界線(Wallace's Line)，主要是自然物種的分界線，在人類活動歷史上則難以如此區分。而自然物種的分界與人為國界的距離，也顯示以僵硬的界線來區分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行的亞洲與太平洋的區別，大抵反映的是歐洲殖民擴張與航路發現的觀念，在十六、十七世紀所發現的航路的主要範圍是亞洲，因此菲律賓和印尼都是在亞洲的範圍，而十八、十九世紀才開拓的澳洲、紐西蘭以及太平洋諸島則被劃到亞洲之外。實則從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印尼、幾內亞等其實是兼具亞洲性和太平洋性。把這些地區放在兩者交集之處，應該是合理的做法。

人為定義範圍是不該當成是絕對而不可調整的，例如劍橋太平洋島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ers) 中特別提到了Okinawa及Maluku的研究。<sup>45</sup>如果我們根據國別史的範圍，將Okinawa放在日本史中討論，或是將Maluku放在印度尼西亞史討論，這些地方註定是被忽略的邊陲地區，卻顯然不合乎太平洋史的實際上的歷史互動關係。在太平洋歷史上的互動關係，這些地方都是扮演特殊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拘泥人爲的分類架構，很多重要的歷史問題會被排除或忽略。

所以太平洋研究的範圍應該如何，許多國家都有從自己角度出發的太平洋的範圍，這裡舉幾個例子。日本傳統上視太平洋島爲南洋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受託管制密克羅尼西亞的Mariana群島，日本稱之爲南洋群島，因而設置南洋廳，開啓日本南洋群島的固定航線，日本人因而進一步以其內南洋的據點發展其南洋思想，因其太平洋島的研究開始是放在南洋研究之名下，到了戰前太平洋這個名詞才慢慢浮現，日本學者也在戰前展開太平洋島的調查研究。<sup>46</sup>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日本的觀念中，太平洋島是內南洋，而現在的東南亞則是外南洋，這顯示日本的南洋觀念更富於太平洋思想，這種南洋觀念是華人所沒有的。我們可以看到在鹿兒島大學的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acific Islands，其太平洋研究是包含南西諸島（琉球）、臺灣、菲律賓及太平洋島，並且在 1998 年將日文譯名從，「南太平洋海域研究中心」改爲「多島圈研究中心」，似乎更能符合其研究範圍的特質。

澳大利亞的太平洋觀也值得一提，澳大利亞習慣將這一個地區稱爲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而設置了南太平洋論壇(South Pacific Forum)，這也是反映了澳大利亞的太平洋地域觀。打開太平洋地圖來看，太平洋北部海域是缺乏群島聚集，而夏威夷、中途島、關島等都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南太平洋則是澳大利亞稱王的地方。另一個情況是，其實很多澳洲的太平洋研究學者同時是澳洲研究或是澳洲原住民研究的專家，不過傳統上分開成爲不同的地域。此外澳洲國立大學長期以來從事亞太研究的重鎮，亞太研究學院，長期以來的名稱都是太平洋研究學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一直到 1993 年因應其他國家的慣例才將之改名爲亞太研究學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也就是說多年以來澳洲國立大學的亞洲研究，不論是享有盛名的東南亞研究，或是夙有傳統的遠東研究，都是在太平洋研究的名義之下。

在臺灣，很多機會看到「亞太」這個名詞，卻沒有把這些太平洋島看在眼裡，基本上是沒有 Pacific Islands 的太平洋思想。這主要的原因是受到美國的觀念影響所致。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以後，爲了建立和亞洲各國的關係，一再強調太平洋關

---

<sup>45</sup> Donald Deno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6.

<sup>46</sup> 例如松岡静雄、〈太平洋民族誌〉。(岩波書店, 1941)。





係，這是利用環太平洋（Pacific Rim）的觀念將美國和亞洲各國聯成一氣。這個觀念被傳統被視為大洋洲而想進軍亞洲的澳大利亞加以發揮，其首倡成立的亞太經濟合作會（APEC）也大力提倡太平洋關係。這個觀念得到日本方面的認同，日本戰後外交關係必須考慮美國立場，日本當然希望和亞洲國家結成連盟，其中包含美國在內，免得自己再度陷入脫亞或是入亞的困局之中，對亞太的觀念也很支持。臺灣在同一個脈絡下，也喜歡亞太並稱，以便包含美國在內，由於特別偏重美國，位於太平洋中心區域的太平洋島卻被忽略了。

我們從不同國家出版的期刊可以看出不同國家對太平洋都有不同的重點強調與聯結，例如英國出版的 *Asia Pacific Viewpoint*（亞太觀點），強調的領域是東亞、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地域。而加拿大出版的 *Pacific Affairs*（太平洋事務），其中仍然是有太平洋島的範圍在內，但是卻同時也沿伸到印度等南亞地區，反應了不同國家對太平洋的範圍有不同的界定，相信以 *Pacific* 這個字眼的模糊性，這種情況會一直存在。每個國家可以選擇自己的重點發展範圍，這要看每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太平洋思想與太平洋認同，以及想發展什麼樣的地域研究。而隨著各國有不同的太平洋思想，則會偏重不同的太平洋的範圍。台灣如果要發展自己的太平洋研究，也應該發展自己的太平洋思想。

就太平洋這個名詞所涉及的範圍而言，各國雖有各自不同的詮釋，但也有一定的範圍，最小而且最核心的範圍是太平洋島，最大的範圍是所有環太平洋地區，即東北亞、東南亞、花彩列島到太平洋諸島，然後是北美洲與中南美洲。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海洋，有世界最多的島嶼等特質，加上太平洋的兩岸關係，以及人們對於太平洋世紀的期望，這個名詞註定曖昧模糊。現在的問題是，臺灣要有什麼樣的太平洋思想呢？

我這裡嘗試提出幾個基本的想法，開放給大家討論，第一，台灣必須將太平洋研究單獨成爲一個領域，而非以亞太並稱。第二，台灣的太平洋研究必須將太平洋島研究視爲重點，這對於台灣建立具有太平洋特質的研究有特別重要之處。第三，台灣的太平洋研究應致力建立台灣的太平洋認同，即將台灣放在太平洋研究的脈絡之中，而非以對待異己的角度來研究。第四，對於太平洋研究的界定上，以「環太平洋島嶼」爲「太平洋島」和「環太平洋」兩個概念的中介概念，而以「環太平洋島嶼」爲研究重點，以突顯台灣在太平洋研究中的位置。第五，「環太平洋島嶼」以具體的地區來說，包含四大部分，太平洋島、紐澳、海洋東南亞及海洋東北亞，如前所述這四大部分其實是連成一氣。第六，海洋東南亞從台灣島向南延伸、往菲律賓、印尼、帝汶及巴布亞，海洋東北亞則由台灣島向北延伸，往琉球到日本島。這樣台灣島史自然包含在其中。

就地區範疇的界定而言，主要是利用入江隆則所提出來的「複數的太平洋」，將





幾個不同性質而具有太平洋性的區域結合在一起。<sup>47</sup>雖然這裡是考慮台灣的太平洋研究發展上的需求，但是也與國際學術界發展的趨勢互相吻合。以太平洋史而言，將紐西蘭、澳洲與太平洋島研究結合似乎是未來的趨勢，在 2000 年舉行的太平洋史學會的國際會議，即有多位學者主張太平洋研究學者應將紐西蘭研究與澳洲研究納入，或是彼此加強交流互動。<sup>48</sup>在學術出版方面也反映出來這種趨勢，2000 年出版的Blackwell世界史系列，即由太平洋史教授Professor Donald Denoon領軍，出版一本澳紐太平洋歷史，以不同主題將紐西蘭、澳洲與太平洋島歷史做整體性地綜合論述。<sup>49</sup>同時在太平洋研究中討論到東印度尼西亞如西巴布亞、東帝汶及安汶島等，附著最近各地情勢緊張而成爲注目焦點，也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此外目前印尼與澳洲兩國正在研商成爲西太平洋區域組織的可能性，由此由太平洋島、紐澳與海洋東南亞的聯結就更爲順理成章。

與太平洋史的區域結合趨勢相比較，來自人類學、語言學與考古學的研究方向，似乎更輕易地跨越這些人爲的地理範疇的界限，以澳洲國立大學的南島研究爲例，在 1995 年出版南島研究的論文集，即是由人類學的James Fox、語言學的Darrell Tryon、以及考古學的Peter Bellwood合作而成，由於南島研究的性質，其研究範圍都是包含東南亞各群島及馬來半島，西起馬達加斯加島，上溯到台灣，南到紐西蘭，東邊則及於復活島。在這個範圍內，台灣是自然是包含在其中，而且經常加上「台灣可能是早期南島民族的原鄉」((Taiwan is) the possible homeland of the first Austronesians)的說明。<sup>50</sup>因此台灣要從事太平洋研究，由原來就有的南島研究爲基礎向外延伸，很自然即把台灣、東南亞群島地區與太平洋島地區結合在一起。

然而以目前台灣既有的中國海洋史研究以及台灣島史的研究，學術研究已經行之有年，累積相當成就，對於台灣對東北亞海域與日本群島的結合則有很大的助益。由於在這個地區的歷史研究涉及對中文材料與日文材料的使用，這方面應該可以視爲台灣貢獻太平洋史的強項。結合上述幾個學術方向的發展，正如將上述包含太平洋島、紐澳、海洋東南亞及海洋東北亞的「環太平洋島嶼」地區結合在一起。

---

<sup>47</sup> 見入江隆則，〈太平洋文明の興亡〉。東京：PHP研究所，頁 29-35。然而其提出的複數的太平洋，主要是以殖民關係爲區分，與本文所提的區分並不相同。

<sup>48</sup> 這是由the Pacific History Association在澳洲國立大學召開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於 2000 年 6 月 26 日到 6 月 30 日，以“Bursting Boundaries: Places, Persons, Gender and Disciplines”爲主題，會中廣泛邀請太平洋島、紐西蘭與澳洲研究的學者，彼此有相當好的對話，也認爲應打破過去劃分單一疆界的做法，讓彼此的研究結果得以分享，這正是該大會的主題之一。

<sup>49</sup> Donald Denoon, Philippa Mein-Smith with Marivic Wyndham, *A History of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The Blackwell History of the Worl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sup>50</sup> 見Peter Bellwood, James J. Fox and Darrell Tryon, “The Austronesians in History: Common Origins and Diverse Transformations” In Peter Bellwood, James J. Fox and Darrell Tryon eds.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Canberra: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NU, 1995, pp.1.





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範圍大抵符合長期以來臺灣對自己地理位置重要性的理解，一方面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軸紐位置，另一方面又是界於亞洲與太平洋的屏障地區。結合西太平洋及南太平洋的範圍，正好襯托出臺灣可以貢獻於太平洋研究的地方。將太平洋島研究視為重點，則是建立以海洋為中心點的太平洋思想。而將紐澳包括到太平洋研究的範圍，這應該是以臺灣的立場出發的太平洋研究的適切範圍，使得臺灣的太平洋關係得以完整。

臺灣對太平洋地區的連帶關係為何，應該是值得加以探討的問題。連帶關係一詞主要是借用日本學者竹內好在論述亞洲主義時所作最寬鬆的界定所用的詞語。<sup>51</sup>這裡特別要強調，如果一個地區要發展對另一個特定地域的研究，其實是不須要任何地域連帶關係，人文社會學科中所包含的對人類社會的“知”的興趣即足以支持地域研究。在美國，號稱世界各地的研究都可以在美國的大學中找到，這是因為大國學術社群，足以支持各種研究，而研究者對各地域產生興趣，原因各不相同。但是臺灣究竟不是美國，在日本和澳洲都因其資源難以和美國競爭，而採取資源集中，並且挑選項目來研究，研究的計劃性很強。而臺灣在上述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更應該鼓勵相關研究，如果有地域研究的連帶關係，更有充分的理由來發展地域研究。

臺灣與太平洋的連帶關係是多層次的，由於臺灣的南島民族，我們和太平洋有人群文化的連帶關係，因為臺灣雖屬南島民族分布的北端，但是卻是和南島民族的起源有關連，由臺灣的南島民族連帶到太平洋島民是最自然的。另外地理上的連帶關係也很清楚，在所述的範圍中，臺灣在地理上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環太平洋島嶼的一部分。政治上的連帶關係也有不錯的基礎，同時也具備相當經濟上的連帶關係，而人群地理政治經濟的連帶關係常常是促成發展地域研究的動因。可以說一般國家對於特定地域研究的特殊興趣，對臺灣和太平洋研究的關係而言，基本的條件都有。現在萬事俱全，祇欠東風了。

這個東風是什麼呢，可能還是前面反覆強調的太平洋認同，太平洋思想以及太平洋性，認同臺灣做為太平洋地域的一環，而且能以太平洋的眼光來看待太平洋，並將理解臺灣和理解太平洋互相滲透，也許可以有不同境界的發展。這就要看這個學術社群的人是否有這個視野，地域研究不是可以短時期建立，而起步晚也不是問題，最重要的還是看是否有心決定要往這個方向，那麼如何發展一個臺灣與太平洋之間更細緻的連帶關係，以提供支撐長期發展太平洋研究的認知旨趣的基礎，就成為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了。

---

<sup>51</sup>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竹內好編《現代日本思想大系 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1963年)

